



青瞳

darong tianxia
媚媚猫 著

終結

之

大容天下

下一次我若胜了你，
你就心甘情愿，
死心塌地地跟着我，
和我荣辱与共，死生相随吗？

含泪与君别，多少春秋音尘绝？
终日望君君不见，唯见夕阳斜。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青瞳



大容天下

上

媚媚猫
darong tianxia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瞳. 终结篇/媚媚猫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399-4503-3

I. ①青… II. ①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5283号

书 名 青瞳(终结篇)

作 者 媚媚猫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杨 琴 陌子涵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33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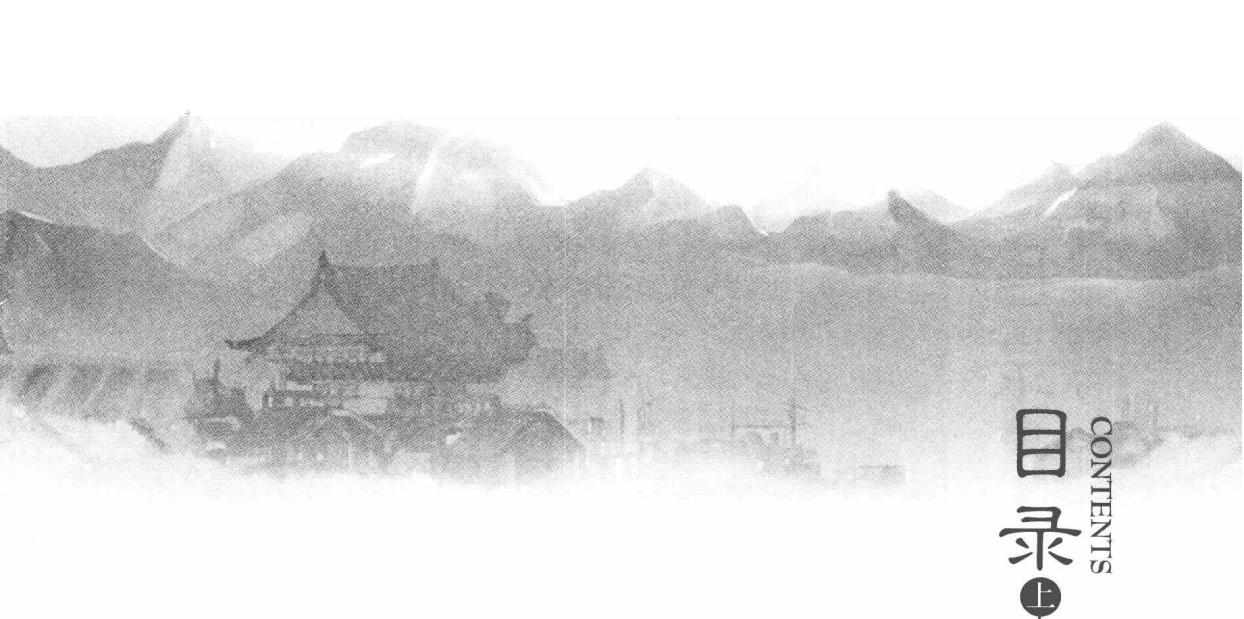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503-3

定 价 48.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上

第一章 此别难重陈 001

此别难重陈，花深复变人。来时梅覆雪，去日柳含春。
物候催行客，归途淑气新。大漠今已远，魂梦暗相亲。

第二章 明朝且莫做思量 103

情似游丝，人如飞絮，泪珠阁定空相觑。一溪烟柳万丝垂，无
因系得兰舟住。
雁过斜阳，草迷烟渚，如今已是愁无数。明朝且做莫思量，如
何过得今宵去。

第三章 男儿试手补天裂 194

老大犹堪说，曾是我，挥刀平戎，马踏干戈。神州毕竟，几番离
合。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
重进酒，唤鸣瑟。事无两样人心别。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
头飞雪，关河路绝。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285 第四章 人间所事堪惆怅

独背残阳登高楼，谁家玉笛韵偏幽。一行白雁遥天暮，几点黄花满地秋。
惊节序，叹沉浮，秣华如梦水东流。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

338 第五章 今古山河无定拒

今古山河无定拒，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来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433 第六章 云牵豪情到天外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要什么紫罗袍共黄金带？管什么谁家兴亡谁家败？
一茅斋，野花开。陋巷薄衫也无碍，云牵豪情到天外，
无奈，谁怪？便将这一世漂泊苦，还了她半生风流债！

490 尾声

492 番外 赵如意

498 番外 花笺

504 番外 苑爰（一）

510 番外 苑爰（二）

第一章 此别难重陈



此别难重陈，花深复变人。来时梅覆雪，去日柳含春。
物候催行客，归途淑气新。大漠今已远，魂梦暗相亲。

一 入城



天还没有放亮，大地似乎被罩上了一层带着冰碴的蓝色水膜，又潮又冷。

冬日凌晨，正是人们最眷恋暖被窝的时候，可是大苑兴州城城门内外却已经各自聚集了几十辆货车。

这些人都是南北的行商，有人要进城，有人要出城，他们的车子里装满了各种货物。赶车的三三两两站在地上跺脚哈手，等着卯时开城门。

守门的士兵做事也明显认真起来，天没亮就已经到位，做着开城门前的准备，文书、登记册、平安牌子，这些都要提前安排好。兴州衙门的差役也等在一边，另一队士兵则按着腰刀，在城门前列队，防备突发情况。

车队中有一部垂着帘子的马车，车子只是半新不旧，算不得豪华，拉车的马儿也不过是匹秃毛的驽马。但因为是打仗期间，马匹买卖受到限制，贩马不但管制严格，且必须统一卖给官府，再由官府统一配送，不能由民间自由流通，所以这辆用马拉的车在一众骡子和驴拉的货车中也算显眼了。

赶车的五十多岁，干干瘦瘦，满脸风霜。他用力搓了搓手，向车里问道：“四少爷，这天实在冷，小的带了些烧酒，要不要喝一点抗抗寒气？”

车里传来低低的回应，“不用了。你也别喝，少奶奶闻不得酒气。”

赶车的都已经把酒葫芦举起来了，闻言只好又挂回去，喉咙里干咽了一口口水。

离开城门还有一段时间，门外的运货的人都是临近郡县的，大多认识，那赶车的人不能喝酒，显然觉得无聊，便和周围熟识的人打着招呼聊起天来。

随着天色渐渐亮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门前等着，门口站不下，便蜿蜒蜿蜒一直排出老远，哈手跺脚的声音几乎连成了鼓点。

兴州作为大苑连接南北的重要城池，虽然一直人流不断，却也没有最近这般兴旺，现在每天出入的人流量几乎比以往增加了四五倍。

原来打从开战以来，朝廷便下达了一系列新政令，其中有一条大幅度裁汰了官道上的收税关卡，只在十几个大区域一次性征税。这样做既可以节省税款收集运转时间，又可以节省放在路上关卡的大量人手。

最初政令从京都颁布下来之时，大家并不看好。取缔了小收税关卡，那么为了平衡，大关卡的税额必然十分高昂，岂不是抑制了商人的积极性？

但是实际走一趟商路下来就会发现，不用层层盘查，不但朝廷节省了税银的转运时间，商人们也节省了货物的运输时间，并且少了层层关卡都要递上去的人情银子，总数还是划算得很，所以商人的走动还更加频繁了。

再加上几个临近城郡、临近州府归在一个区域内，在此范围内小规模倒腾货物，成本更是低廉。经商的门槛低了，利润厚了，于是大苑商业一时活跃无比。对商人来说，打仗又怎么样？只要没有打到身边来，就不能打消他们挣钱的热情。

这些商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本领，无数以前市面上不能轻易见到的货物也纷纷出现，虽说都是小范围经营，但架不住人多啊。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从前一个大商人就能控制市场的局面恐怕不会再有了。现在如果出现粮荒之类，朝廷即便不打压，这些无孔不入的小商贩自己就能把物价平抑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除非遇到极为珍惜的商品，比如只有南方出产的南珠和西域才有的琉璃之类，的确也只有实力雄厚的大商贾才有办法买卖，只好随他们定价，不过这类奢侈品不关系民生，想动摇社稷根基也办不到了。

到了卯时，城门准时打开，进城的和出城的排成两队，接受守兵仔细盘查之后才放行。轮到那辆小马车，守兵认识这个是兴隆车马行的车把式，就打了个招呼：“老余，你这起得倒是早，今天这么早就有生意？”

车把式老余摇摇头，“不是生意，车里是我家四少爷，少奶奶身子有些不舒服，去回春堂瞧瞧，去晚了可就排不上号了。”

守兵点点头，回春堂有两个坐堂的名医，看病是极难的。他打开车帘，小小的马车一望到底，车中坐着一男一女，有家底的人家成家早，男子面容白皙，还是少年模样。女子满脸青白，有气无力，车中燃着暖炉，女子仍是一副冻得发抖



的样子。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客气地道：“请少爷下车来，按规矩要检查一下车里有没有夹带。”

老余连道：“好说好听。”说着，老余扶着车子让少年跳下来，然后伸手进去，搀扶出那个面色青白的女子。女子眉头皱得紧紧的，眼睛也闭着，似乎浑身无力。

那少年长得文文弱弱，一下车似乎被寒气激到了，不住地踏着碎步。女子更是一下车嘴唇就透出青气，全身哆嗦起来。

兵丁见这二人病的病、弱的弱，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马车又小，没有什么夹带的可能，快地检查一遍就让他们回到车上了。

少年似乎冻得手发麻，道了声谢就在老余的帮助下扶着女子回到车上，鞭子虚虚一响，马儿打个响鼻就拉着车走了，看方向正是城北回春堂。守门的兵丁还回头望了一眼，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个人身上，全然不知道自己刚刚放过了什么。

再看车中，那面容白皙的少年脸上焦急一收，露出一副和他面容绝不相称的气质来，他轻轻道：“奇怪？这已经到兴州了，城门还没有盘查人口？我还当会九城戒严呢，难道他们丢了皇帝也不准备找了吗？”

他的声音极低，几乎细不可闻，赶车的“老余”却立即听到了，他用极细的声音接口道：“属下也觉得奇怪，城门盘查的还是货物，苑人会不会……内紧外松，等我们露出破绽？”

四少爷摇摇头，“不像。”伸手将暖炉中熏香灭了。熏香那带着微弱甜味的气息散去之后，车中女子眉间微微动了动，似乎有些不舒服，喉咙里也轻轻呻吟了一声。

少年一直凝视着她，见状柔声道：“嫌睡得不好了？可是安息香闻得太多了对身体有碍。没办法。”

女子对他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呻吟一声，眉头更皱了起来。少年伸手在那女子眉头轻轻揉搓，替她展平纹路。女子似乎觉得舒服了一些，眉头渐渐打开，身子缩了缩，又睡得沉了。

少年模样的男子低头看着怀中的女子，虽然做了些改妆，却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他忍不住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那双熟悉的眼睛，青白色的妆粉下，闭着眼的她看上去比以往多了些温润淡雅，并没有一丝凛冽。

九五之尊又如何？怀中的她，瘦得只有薄薄一层。

少年将盖在她身上的夹棉披风又紧了紧，他眼中渐渐蓄满了温暖，一串轻轻的歌声不由自主从喉咙里溢出来——

“风儿带来天神的消息，天神说，让我做你的可汗！

无数勇士追随着我，战旗遮蔽了云朵，铁矛多如牧草，

我越过高山，穿过草原……

雄鹰带来天神的消息，天神说，让我做你的可汗！

我是天上炽烈的太阳，而你，我美丽的新娘，就是晚上皎洁的月亮，

让我投入你温暖的怀抱，放下长枪，慰藉忧伤……”

前面只是轻轻地哼唱，唱到“让我投入你温暖的怀抱……”这一句时，少年忍不住将头低下，贴近她的耳朵。

这两句女子在梦中也听到了，她想必是嫌吵，微微一动，露出些不耐烦，随即颇有些霸道地伸手将他一推。少年眼中闪过一丝好笑的神情，便住了口，只剩下马车辘辘的声音，伴随她安静的睡眠。

如果有人对他们有怀疑，一直跟着马车的话，就会发现车子果然一直到了回春堂门前等着，坐堂的大夫诊了脉之后宣布收治，这个病人和少爷就留在回春堂了。多少有点家底的人有条件留在医馆治病很正常，一切都没有丝毫破绽。

夜间，面色青白的女子才悠悠醒来，微微咳嗽了一声，缓缓睁开眼睛。

被称做四少爷的少年就坐在她身边，摸了摸她的头发，道：“这一觉怎么睡了这么久？饿了吧，想吃点什么？”说着伸手将她扶着坐起来，拿过一个枕头放在她背后给她靠着。

女子顺着他坐起来，先凝神看了看四周，问道：“阿苏勒，我们到哪里了？”

萧图南轻声道：“兴州，今天早上到的。”

青瞳默然不语，许久才道：“走得也不算太快，十天了，刚到兴州。”

萧图南轻笑不语，走得再快还能快到一眨眼就回到西瞻吗？一天了还在大苑的领土上，求稳就远比求快重要。

萧图南这一次是下了大本钱的，他们这些天经过的每一处地方都是提前安排好接应人员。每一个打尖歇息之处，或农舍，或闹市，或荒村，无论哪一处，都是早早安排了人在那里开店经营，甚至有住了几十年的老住户，绝对没有一处是仓促安排的人员，更没有一处要露宿旷野。像这样安排下来，远比一直找没有人迹的道路行走安全。

这肯定不是临时起意能做到的，西瞻埋伏在大苑的暗桩这一次出动了五成以上。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多年的埋伏，这一次之后就全都不能用了。加之上下联

系人员，损失超过八成，恐怕十几年之内，西瞻对大苑的探子网络也难以恢复到原来水平。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萧图南眼光在青瞳脸上流连一圈，满意地笑了。

二 烤饼

青瞳凝视着他的脸，到现在她还觉得有些恍惚，看着近在咫尺的阿苏勒，他们两个就面对面坐着，他就笑咪咪地看着自己。这场面梦中出现过，以至于青瞳现在还觉得自己在做梦，也许一觉醒来，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她还是在军营战场，小心策划，准备随时给他致命一击。这么想着，她眼中明显流露出暖意，倒有些不情愿、不愿意让这个梦醒来了。

“你这个眼神我喜欢。”萧图南轻轻笑了。

青瞳叹了口气，不用自欺欺人，自己哪有做梦的权利？这一切都是真的了，自己真的被他从军营中劫走。萧图南摸了摸青瞳的手，拿过一杯热水递到她嘴边，“喝点姜水！这几天你的手脚怎么越来越冰凉，有那么冷吗？”

青瞳心不在焉地去接杯子，萧图南淡淡的聲音又传来，“拿稳点儿，小心别打碎杯子，上次你用碎瓷刻在客栈里的字，我的人费了好大劲才刮下来。”

青瞳脸色一变，停在半空僵住了。萧图南将杯子递到她手中，“看你吓得脸都青了，这样下去很快就不用化妆了。”

青瞳沉默了一会儿，捧着杯子吸溜着喝起姜水。热热的姜水放了红糖，喝着本该暖心暖胃，却不知为何进了肚子倒化成一腔冰寒。

她将整杯姜水都喝完，长长吐了一口气，道：“阿苏勒，我饿了。”

萧图南对她的反应有点意外，停了一下才问道：“想吃什么？”

“以前在振业王府你给我吃过的那种饼，和着剁碎了的马肉蒸的那种……”

“哦，图齐鲁。那是我们西瞻人过年吃的，怎么突然想起了这个？”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想吃。记得那个真香啊，我好久没有吃过了。”

萧图南轻轻一笑，“那你多等会儿，图齐鲁做起来很费时间。”

他走出去轻轻掩上门，低声向门外吩咐几句。门外的人有些着急，“四少爷！我看她不安好心，图齐鲁是西瞻食品，在兴州有人吃这个难免惹人怀疑。”

“我知道。”萧图南面容沉了下来，“她想试试我们能做到哪一步，做吧，让

她死了逃走的心思。”

“可是……”那人急道，“现在这个时候大苑马匹控制严格，我们要是杀马动静太大，难保不被人发现。”

萧图南露出狡猾的笑容，“就用存下来的牛肉好了，我看她也未必分辨得出来。”

时间也没太长，一个多时辰后，萧图南就拿着一张脸盆大小的金黄色大饼进来了，用炉火将羊脂烘烤融进面里，再加上烤酥了的牛肉，饼子真的又热又香。

青瞳接过来面无表情地咬了一口，香脆的饼衣在静夜里发出轻响。

“好吃吗？”

青瞳盯着他，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怎么会不好吃？简直好吃极了。”

萧图南看着她，露出笑容，她果然吃不出来，牛肉做的一样吃得挺香。

马上他就惊讶了，只见青瞳一口接一口，简直是狼吞虎咽地吃着，一张脸盆大的饼瞬间就少了一半！这……有那么好吃吗？

只需片刻，萧图南就觉得不对了，青瞳每咽一口似乎都要用好大的力气，明显是已经吃得很饱了。可是她动作还是和刚才一样快，还是恶狠狠地咬，恶狠狠地吞，动作中带着点狂意，视这张饼如同生死大仇一般。

萧图南眉头一皱，伸手过去，道：“别吃了，剩下的给我。”

青瞳完全像没有听见一样，更加快了撕咬的速度，嚼也不嚼，用尽力气往下去吞。

萧图南喝道：“给我！”

青瞳飞快转过身，背对着他，利用这点空隙时间，将最后一块巴掌大小的饼子整个塞进嘴里，噎得眼泪也出来了，却直着脖子拼命想要咽下去。

萧图南追过去一把掐住她脸颊，伸手进去要将饼子从她嘴里拽出来。

青瞳使劲挣扎，牙齿闭得紧紧的，一边在他手上撕扯，一边拼了命地一吞，整张硕大的饼子就全进了她的肚子。然后她冷笑着张开嘴给萧图南看，道：“果然好吃极了！”

这一顿吃得可真不少，至少是青瞳平时饭量的三倍。

萧图南咬牙切齿地看着她，“你这是什么意思？”

青瞳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不愿意跟你走。”她冷笑起来，“折腾不了你，难道我还折腾不了我自己？”

萧图南望着她冷笑，突然抓过她，提起膝盖，在她肚子上轻轻一顶。

这一下力道用得很刁钻到位，青瞳猛然弯腰，干呕一声，将吃下去的饼子一



口口又都吐了出来，吐得一片狼藉，一头冷汗，只能趴在床边喘气。

喘过气来，青瞳抬起头，竟然是一脸微笑，“阿苏勒，我饿了！”

萧图南眼角抽动，“你……”

“我还想吃刚才那种饼，这一次我记得名字了，叫图齐鲁，是吗？”她展颜一笑，“你不如一次多做几个，或许我还得吐！”

萧图南脸色铁青地看着她，“以后你每一顿饭都想这样吃吗？我要只给你拿够你吃的呢？”

青瞳微笑，“那我大概就会胃口不好，连着七八天什么也不想吃吧。”

萧图南脸色笼着一层青气，目光中像是藏着一把尖刀。青瞳笑靥如花和他对视，眼中也是寒光烁烁，半点不怕。

“青瞳。”萧图南终于叹了一口气，“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走了之后，京都军并没有混乱，还在按部就班地备战，你还要这样吗？”

青瞳眼睛霍然一亮，随即又暗了下来，“你骗我！十六卫军守卫京都，权限极大，他们只听从姓苑的指挥，武本善绝对不可能压得住！”

萧图南哼了一声，“本事不大，架子不小，比起霍庆阳带领的西北军差之远矣，比之以前的定远军更是拍马不及。放着精锐不要，你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支士兵护卫皇城？”

青瞳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十六卫军建制是祖宗留下的，并不是她首创，军官大多是亲贵子弟组成，士兵也必定要有家眷在京中，图的就是一个放心。

十六卫军中将领权限比一般军队更大，且又在京都咫尺之地，要是这支队伍本领也很大，却如何制衡？至于战斗力，那要看谁手中，十六卫军装备精良，她自信可以用这支军队抵过铁林军。

“我没有骗你，你那个十六卫军是真的没有乱，就在昨天还冲击了京都一个卫城。”他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嗤笑，“只可惜不知是哪个熊包指挥的，还没到城下就被打退了。”

青瞳眼光一闪，瞬间就相信了，她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阿苏勒的骄傲，这种事，他不屑于说谎。她的眼神也渐渐柔和起来，冲萧图南点点头，“我信了。”

萧图南眉间顿时闪过一丝喜气，只是他隐藏得很好，转瞬就恢复成刚才风轻云淡的样子，道：“既然你信了，就不要再惹麻烦。刚才吃的都吐了，告诉我你现在想吃什么？”

青瞳苦笑着摇摇头，“我什么也不想吃。”

看见萧图南眉头一竖，青瞳连忙道：“别误会，我改变主意了，明天会好好吃

饭，只是现在的确没什么胃口。再给我吃那油油腻腻的，恐怕我真的要吐！”

她犹豫一下，道：“要不你再给我一杯姜水吧，不知为什么，这几天冷得很。”

萧图南凝视着她好久，似乎她要的不是一杯水，而是一把刀一样，半晌眼光一收，和和气气地道：“好，你等着。”

他到门边吩咐起来，一个人进来打扫，一会儿另一个就进来，送进一壶新煮的姜水来。萧图南做了个手势，那人就悄无声息地退下了。

他提起壶来给青瞳倒了一杯姜水，客客气气地递给她，青瞳客客气气地接过来。两个人都微笑着，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青瞳喝了一杯，示意还要，萧图南立刻又给她倒了一杯，青瞳接过来，一口就喝下去小半杯。

她说觉得冷要姜水不是假话，她也不知为什么，每次醒来都觉得越来越冷。不是因为天气，倒像是从身体里面发出寒气一般，身子也越来越沉重，连呼出来的气息都是冰的。

前几天一着急会突然呼吸困难起来，等她好不容易喘过气就开始一点点变冷，开始还是手指尖，逐渐变成手足全冷，如今这冷气更是从四肢向身体蔓延，好像热气敌不过寒风，被一点点逼回体内。照这样下去，没几天就会全身冷透，她恐怕也就比死人多口气了。

三 病发

“青瞳。”萧图南看着她喝姜水，慢悠悠地开口，“有一件事情真的很奇怪，你们大苑的盘查未免太松懈了。你丢了，都没有人着急吗？”他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青瞳摇头，“我不知道。”

萧图南眸子里精光一闪，随即换成微笑，将她头发卷起来在手指上缠绕，感受那熟悉的柔软，“我猜你也不会告诉我，你呀，花样可还真多。”

青瞳苦笑，她真的不知道，这些天她清醒的时候少，昏睡的时候多。事发这么突然，京都行营里的事情都来不及安排，哪里还知道兴州为什么这么平静？

不过平静也是线索，至少大苑还没有乱！这就已经是好消息了，结合刚才得



到的消息，青瞳可以肯定京都行营的军队还没有帅将分心。皇帝丢了，怎么可能这么平静？唯一的可能，就是军队和各级官员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是谁压下了这个消息？武本善？林逸凡？似乎都做不到。不管是谁，这对于青瞳来说都是难得的好事。现在她需要做的，就是找到机会逃出去。

一定要抓紧，只要她能逃出去，就能收拾局面，即便打了几场败仗也不算大事。这里还是大苑的领土，她还有机会，若真个到了西瞻，她可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可是要怎么才能逃出去？要是逼得这些西瞻人犯点案子，引得官府注意……

她要是有机会突然大叫或者弄出一身血迹……

如果现在在屋子里放一把火……

她正想着，耳边突然被人吹了一口热气。萧图南笑咪咪地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想坏主意的时候样子最好看，两只眼睛黑黝黝的，简直能把人的魂魄吸进去。”

他微笑着道：“青瞳，我已经上了你一个大当了，带着铁林军快马加鞭跳进你的陷阱里。”他揉了揉青瞳的腰，“要不是想出这个办法，我现在恐怕已经死了，所以啊，无论你有什么诡计，我也不会再上当了！”

他满意地看着她不自在地躲开，虽然脸上是笑着的，眼神里却没有笑意，真的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不介意让她一直到了西瞻再苏醒。萧图南已经不去试图和她拼比智力，自从破釜沉舟地从青州冲出来，却仍然一步步走入她布置的陷阱之后，他就不再试图去和她拼智力。

他用佩服的目光看着这个女子，眼前这个单薄的女人，她能在那样的形式下逐渐设下陷阱，不断用利益和示弱来影响他的判断。前期她的确措手不及，但是后期铁林军的每一场胜仗都在她的安排之下，她不断地设下骗局，不断收紧战场，用越来越示弱的姿态和越来越多的利益引诱他到了大苑的心脏，等他发觉到危险，已经不得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这是阳谋，造势已经造出，就算你看得清清楚楚，也只能被大势推动，不得不走下去，走进陷阱，走进她的安排。在大苑势头被压制得不能再低，所有人都会大吃一惊的时候，只有战局中几个人明白势必到来的战局大逆转。

好在就在最后时刻，他找到了更直接的方法，真的好险！萧图南吐了一口气，将身子靠近青瞳，久违的气息让他忍不住越靠越近，直到他的头搭在她的肩上。他凑上去，用脸颊轻轻蹭着她的脖子，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既然越直接的方法越有效，那么何不……

一条湿热的舌尖轻轻滑过青瞳的耳垂，在脖子上突然一吸。

“啊——”青瞳受到刺激，全身骤然收缩，汗毛都竖起来了，一声呻吟脱口而出。

声音一出口，她自己脸颊迅速就红了起来。她年龄已经不小，懂的也已经不少，岂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和她自己想的不一樣，她心中竟然没有多少怒意，反而如同被雷劈中一般的感受，手脚软绵绵的没了力气。

这一吸如同山洪决堤，将她长久禁锢的欲望吸了出来。脑海中如同炸开般一片空白，脖子上那一点刺激的感受以比烽火传信更快的速度向下蔓延，传至胸口，顿时引起一阵强烈的心慌。青瞳只觉心脏擂鼓一般猛跳不停，同时呼吸困难，头昏眼花，她不由扶着床急促地喘息起来。

萧图南笑起来，“你怎么还是这么敏感，那个漂亮的小东西，他没有碰过你的脖子？”说着又凑了过来。

青瞳挣扎着躲开他的头，心脏一时间跳得都分辨不出点数了，眼前一片花白。她吃力地叫道：“阿苏勒……你让开，我……我喘不过气！”

萧图南的手反而一紧，将她用力搂在怀中，“让开？呵呵……”

青瞳脸色骤变，只觉得气息混乱无比，胸口闷痛得几乎难以忍受。她用力推着萧图南的手，虚弱地从喉咙里挤出声音来，“不是，我真的……喘不过气，我……我得吃药！我病了……我忘记拿药……要定时吃……”

青瞳是真的出问题了，刚才心刚刚开始狂跳的时候，她自己也以为是突如其来的刺激导致的，有些羞怯却也有些激动。开战以来，特别是设局诱萧图南进京以来，她日日夜夜想的就是这个人，如今看着他，实在是有些激动的。青瞳其实是个对自己感情很放纵的人，以前爱极了离非，就用尽办法去争取。昔日在旷野中被萧图南打动，就立刻愿意留下来，并没有一般女孩的扭捏。

虽然现在这种情况不能被她的骄傲允许，但这件事情本身却并不能把她刺激成这个样子，其实她还没决定好准备害羞还是准备发火，那阵心慌就来了。

心刚刚慌乱的时候她也以为自己是羞怒，但很快那种熟悉的闷痛传来，青瞳就知道不好，她这是旧病复发了。她心脉受损，一直以来没有间断服用太医配置的药丸，这次突然被劫，自然不可能带着药了。前些天她日日想着脱身的办法，一时间也没顾上吃药的事，如今突然病发，才想起来。

不知道是刚巧到了这个时候该发病，还是没出息到被人家轻薄一下就激动得要发病，总之她是真的病发。这个病已经纠缠自己两年了，每次发作是什么感觉她都一清二楚，只是哪一次也没有这次这么猛烈。

这一下她还哪里顾得上情绪，只能先顾小命了。她极力挣扎着道：“我的心……里难受，我喘不上来气，我……得吃药……”

萧图南手臂僵硬了一下，认真打量青瞳，见她面红声嘶，胸膛不住起伏，还真有点像呼吸不畅的样子，却又一时吃不准是真是假，问道：“药在哪里？”

“在京都……”

“你是说你的药在京都？”

青瞳吃力地点点头，“别的地方都没……只有京都……”

萧图南心瞬间恢复冰冷，声音里带着一丝讥讽，“不吃会怎么样？你别告诉我死。是不是还像上次一样？不放你就只能看着你死？”

“不……是……我……真……”气噎声嘶，每一个字都是从胸膛里硬挤出来的，每一丝气都被她耗光了，真的再没有能力说出一个字了，青瞳只好死死地瞪着萧图南，尽量用目光表示诚意。

“你和我就只有这一种花样可玩了吗？”他冷笑着打量青瞳，“这次你是怎么弄的，还蛮像。”

真是天大的冤枉！青瞳只觉自己完全吸不进去空气，眼前都模糊了。而萧图南那种自以为是的冷笑被她看在眼里，此刻简直可恶之极，胸膛憋闷得好像炸开一样，她简直恨不能让自己喷出一口血来，吐他个满脸！

可惜她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动也不能动，只能用自己最有诚意的眼神死死地盯着萧图南，全身的血液都好像挤进心脏里，心跳得无法抑制，似乎就要破体而出一般。青瞳血液涌上头顶，让她整个脑袋血管都突了出来，萧图南的冷笑声还在耳边回荡，“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要装死你就装，我看你打算装多久！”

青瞳神志开始有一些模糊，真没想到，自己会是因心疾复发而死！而要死前这一刻，萧图南还以为她是装的！他一定会后悔的！青瞳知道，等她真的死了，他一定会后悔的。

可是她也不愿意为了让他后悔就去死给他看，但此刻已经不由她选择，她现在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简直毫无办法可想。

萧图南伸手在她脸颊上轻轻抚摸，嘲笑道：“我劝你还是放松点，死也有好多种样子，你至于死得那么努力吗？你知不知道你的脸拧成什么样子了？好难看！”

当那修长的手指滑向青瞳的嘴唇时，青瞳在心中对那修长的手指狠狠咬了一口，意念中使上了全身的力气，幻想着他那截手指都被自己咬了下来，在嘴里咬得咯吱咯吱脆响，颇为解恨。这就是她昏迷前的最后印象，算不算报仇，不知

道了。

萧图南面色一变，刚刚青瞳还像个愤怒的小兽一样瞪着他，一脸生机勃勃的狰狞。可突然间，她身体用力挣扎了一下，然后全身一软便瘫倒在床上，竟然真的没了气息。

他心里一动，不知为什么升起一丝恐惧，勉强叫道：“你这个玩笑开得可挺没趣。”

“喂！起来，我有话和你说。”

“喂！你还没说想吃点什么呢，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

“喂！你……你想不想知道现在京都打成什么样了？”

“青瞳？青瞳？你醒醒！你不是真的吧？”

“喂——你先起来，用这种方法未免太下作了，别让我看不起你。”

“青瞳——喂！你给我起来！喂——”

青瞳不但没有丝毫反应，身体也开始一点点凉了下来。萧图南的心脏猛然一缩，顿时充满巨大的恐惧。这个弓箭射到他咽喉前也没有说个怕字的人，此刻任谁都能看出他眼中的极度恐惧，他颤抖着去试青瞳的鼻息，却半点活气也没感觉到。

他一把抓过那个软倒的身子，大声叫着她的名字：“青瞳！起来！青瞳！说话！”叫到后来，声音简直开始凄厉。

这下不但回春堂，连周围半条街的人都被惊醒了。那西瞻探子老余吓得满头大汗，抢进屋子用力拉住萧图南的手臂，“四少爷！你别叫！别叫！”

萧图南一脚将他踹在地上，抓过青瞳背在身上，夺路就走。

老余被这一脚踢得几乎闭住了气，他也是有功夫在身的人，强忍着剧痛追上去，“少爷！你要干什么？你疯了吗？”

“你要去哪儿？现在是夜里，不能出城！少爷！少爷！”

然而那个双目通红的人完全没有半分停顿，一声马嘶，他就背着青瞳跳上马背向城门冲去。

老余面如死灰，只得跺着脚大叫：“发信号！亮兵刃！快叫暗线准备接应！”

四 误会

青瞳觉得自己仿佛在奔跑，仿佛有什么力气极大的猛兽带着她飞奔，她不断